

为隐私正名：女权主义的宣言

在隐私国际的讨论会上，我们呐喊到：“世界正在燃烧。”因为我们的民主受到了反复威胁，威权式领导人的选举、当前的政治气候……或实际气氛。更为多见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和实现中的（缺乏）安全性。

但还有另一种火。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2012 年德里乔蒂·辛格 (Jyoti Singh) 被轮奸后引发的抗议浪潮，这一波引发了妇女游行示威、#MeToo 运动及其在法国的“Balance Ton Porc”等多种形式，一所接管了智利大学的大学——也让世界着火。这是一种让人兴奋的火灾。

那么，这一切又与隐私何关？这需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当说到我们捍卫隐私权时，我们在为谁的隐私而战？抽象地谈论隐私——好像我们都从权利中受益相同似的，好像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冒险只捍卫社会中最有特权的人的权利——特权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以话语权的形式展现，有的则显示为社会经济地位。

事实是——这就是我们在最新报告《从压迫到解放：恢复隐私权》中强调的——隐私并不总是站在女性一边。当隐私权被定义为保护家庭的神圣性和被单独留在家中的权利时，它确实不是为了女性的隐私。据报道，全世界每天有 137 名妇女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全世界 35% 的妇女遭受过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人们最好希望男人不应该“独自留在家中”。

但是，如果我们要谈论粉碎父权制和拆除压迫系统（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需要了解监视和数据开发在使这些系统固化和加强方面的作用。我们需要看看父权制如何需要对身份系统进行严格的分类以强加性别的二元视角，福利计划如何参与了对弱势群体的控制和持续监控，利用数据如何促成女性以“应该看起来”的某种方式寻求在社会中延续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社会监督如何限制女性、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化群体的机会。虽然父权制和压迫制度需要监视，但反过来也是如此。监视和数据是用来分类的。他们将个人放在盒子里，给他们贴上标签，以便更容易处理。因此，当我们携带带有指定性别的身份证件时——或者当我们结婚时——并因此将我们的家庭登记为国家眼中的一个单位——我们变得可以被处理。

在一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决策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获得工作、获得医疗保健或行为受到监控的机会的世界中，物联网正在打破互联网与互联网之间的鸿沟在现实世界中，女性、跨性别者和不同性别的人将面临比之前已经存在的更普遍的父权压迫。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争取性别平等的人必须重新定义隐私权的原因。隐私应该是他们工具箱的一部分。它应该是允许我们拥有代理权，控制我们的身份，安全可靠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和表达自己的权利，而我们所说的话不该和我们的名字和面孔联系在一起；同时隐私权还应用于阻止他人未经我们的同意分享有关我们的图像的权利。但隐私也与身体自主有关。在美国，允许妇女堕胎是权利。它也应该是允许我们探索自身性身份的权利，就像在印度，隐私——曾经被宪法承认为一项基本权利——允许同性恋合法化。

隐私观念和及其价值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但并未考虑到对最需要隐私的人的保护。

现在是重申隐私的时候了，这将赋予女性、跨性别者和不同性取向的人权利。

现在是让隐私成为粉碎父权制的工具的时候了，因此是时候问问自己，在后父权制世界中隐私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对该世界如何呈现有一些想法，我们将继续为之奋斗，因为我们倡导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他们的基本权利。但最终，通过拆除权力结构，每个女性、跨性别者和不同性取向的人最终将能够为自己定义隐私并在自己的生活中享受它。

来吧，加入我们的战斗吧！